
景观人类学视角下

荻港古村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史诗悦，倪佳瑜

江南古镇是古朴的江南水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古文化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产物，凝结了江南人民的辛勤劳动以及对美好生活的不断向往，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的富甲一方及人才辈出的景象。江南古镇的景观是全国闻名的，不管是苏州的周庄、同里、角直，还是杭嘉湖地区的西塘、乌镇与南浔，已经纷纷成为国家 4A 或 5A 级景区，向世人讲述着江南文化的深厚底蕴。本文主要选取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古村落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景观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荻港古村落建筑的形成与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思考，以更好地解决当前传统古镇旅游产业日渐兴盛面临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景观人类学

景观人类学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从英国兴起的对人类学研究的新尝试，是对美国人类学家“写文化”的更深入探讨。与美国文化人类学相似，景观人类学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旨在对研究对象客观意义的深层次追求。根据 Eric Hirsh 的观点，景观人类学的“景观”指人类对环境的主观性认知和看法。(Eric Hirsh, M.O' Hanlon,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Clarendon Press, 1995.) 也就是说不同层次或拥有不同社会与文化经历的人，在各自的视野下对相同的自然环境或建筑风格会产生不同的认知。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现代文化不断渗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乡愁”日渐深厚，对现代社会转型出现的被动适应也在加深，人们更倾向于回归记忆中的田园生活，由此对古镇的旅游消费成为弥补传统与现代之间“裂痕”的有效途径。景观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动向，在于从两类群体的角度来开展针对性的个案研究，一类就是被称为外部观察者的学者、艺术家、地方政府、媒体从业者等在特定行政场域对景观进行的描述意向，另一类则是当地生活在这一文化氛围与传统观念中的人群认知的环境。在景观人类学中，前者的行政区域被称为“空间”，后者的生活场域被称为“场所”，“空间”和“场所”成为景观人类学的主要分析框架。(河合洋尚. 景观人类学视角下的客家建筑与文化遗产保护[J]. 学术研究, 2013 (04).) “场所”这一概念是与“空间”这一概念对立成立的，当前的学术研究大多注重外部观察者“空间”的描述，往往忽视当地生活者对“场所”的认知，当地人的生活经验、文化背景与外部观察者的描述可能是会存在差别的。

二、荻港古村落景观的产生

荻港古村落既是一个旅游场域，同时也是一个生活场域。通过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视角可以看出，现代社会中的旅游现象是建立在由信仰、倾向和习俗等构成的社会事实之上的。景观人类学就是在这一旅游场域或生活场域中通过对荻港“社会事实”的追寻，发掘外部观察者、当地居民、开发商、游客等不同社会背景群体的内外在联系与位置的不同；同时也在对荻港古村落传统到现代形态的转变中发现其景观产生的原因。

(一) 小桥流水与传统文化

“小桥流水人家”是形容江南秀丽山水风景的经典词句，这一描述也正符合荻港古村落的生活基调。在这一江南古镇，水流穿过荻港的每个角落，大运河的从旁经过也给荻港的百姓更多如水般的柔情。荻港古镇的整体布局主要是以三大部分构成，其一是崇文园与南苕胜境；其二是总管庙与教演寺；其三则是内外埭，又称为廊街。小桥流水的建筑主体以及与传统文化连接的主体就是荻港的石桥，居民们在日常生活中出入各个场合，参加各类活动，连接各个场合与活动都少不了这些留有岁月痕迹

的石桥。石桥既是江南水乡司空见惯的建筑，同时也是历史文化场所的连接纽带。在整个空间布局与参观顺序上，从崇文园进入南苕胜境就必须路过长春桥，相传其建于嘉庆年间，属于单孔石拱桥。这座桥不仅连接的是两处景观，更是承载着古代居民前往演教寺或祖师庙烧香拜佛的心愿。这也为今人通过石桥这一景观探究古人对佛教的崇尚提供了参考。给人印象更深的是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分界——乐善桥，乐善桥过后则是都天安乐王庙，又称总管庙，显然属于道教建筑。而不同于当地百姓对佛道的信仰，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在科举制度以及考取功名上更加体现得淋漓尽致。荻港在历史上产生过 2 名状元、50 多名进士和 200 多名太学生、贡生、举人，110 个诗人。而位于荻港水路要埠、古运河旁的一座庙前桥，又称八字桥，始建于明末年间，之后在同治年间亦有修葺，承载着当地人对于科举成名、飞黄腾达的寄托。传闻在桥上走一走就可财运亨通、官运发达，同时它还有镇压妖魔、保护水路平安的功能。而另一座已被拆除置于路旁的德心桥，则是同治年间状元陆润庠回报祖籍家乡的捐修之物。这既反映了当地浓厚的耕读文化，同时更印证功成名就后回馈家乡捐修桥梁给百姓带来交通便利是一件积德积善之事。

荻港村落现存古桥 32 座，大多仍在在使用。古桥的年代既有明朝修葺的拱桥，也有清朝年间翻修或重建的桥梁。古桥的样式有单孔拱桥，也有单一的石板桥，还有三孔的石梁桥。桥上的图案既有牡丹、萱草、蔓草花纹，也会有趴蝮这类异兽，这些都是中国传统雕刻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深受儒释道文化的影响。小桥是江南水乡不可或缺的建筑景观，既是连接不同场合的水上道路，同时也是古代江南百姓对佛道虔诚信仰的载体以及对考取功名的寄托。

（二）阁楼厅堂与传统文化

水乡的桥梁作为交通枢纽，承载着古镇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在地面的亭台楼阁以及巷埭、廊街同样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不管是供奉吕纯阳祖师的云怡堂，还是总管庙、泰山青府及教演寺都与传统的佛道文化紧密连接。而儒家文化的体现在荻港则更为明显，因为村内章、朱、吴三大旺族曾留有 50 座名宅，这些古宅包括章氏的积川书塾这类教书育人场所，还包括章氏墨耕堂、鸿仪堂等 19 座大宅、朱家鸿远堂等 5 座大宅以及吴家礼耕堂等 12 座大宅。从大宅的命名就可看出荻港浓厚的人文底蕴。以礼耕堂为例，前后各有两进，分上下两层，大厅内悬挂“礼耕堂”牌匾，厅堂的屋檐均为木制，分别刻有各类花纹，充分体现了大宅的前主人“诗礼立身，耕读传家”的儒家思想。

不同于传统建筑具有的儒释道文化底蕴，位于古运河沿岸的廊街则是荻港村商业繁荣、文化兴盛的象征。从问津亭往右行走就是荻港村的里外巷埭，它们本是运河沿岸的土坝，在上面修建的长廊是当地有名的商业街。这一建筑群长达 500 多米，东临运河，也是运河旁的一个码头。大运河带来的天然交通优势让当地成为一个货运集散地，已知的货物有米业、丝业、药材、水产、茶叶等。古时候荻港村的养蚕业发达，丝绸贸易在这里欣欣向荣，里外巷埭也是荻港传统商业文化形成与积淀的象征。

三、荻港人的现代生活及风景构筑

历经千百年传统文化熏陶的荻港村拥有浓厚的地方文化以及见证历史的古老建筑群。千百年后的现在，荻港人的现代生活既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包含着与当代文化、红色文化交织、交融的景象。与此同时，荻港人的现代生活也衍生出了一些新的建筑，针对这些建筑构成的新的风景，从景观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可以追寻到外部观察者与当地人不同的生活经验与社会文化体验。

（一）小桥流水及其现代生活

荻港留存的 32 座古桥更多是在村落中发挥着其以往的作用，依旧是人们出入巷落的主要水上道路。其中也有不少古桥被拆除安置于路旁，比如陆润庠先生捐修的德心桥，还有一些路边供路人休息的石凳石椅也有部分来自于被拆除的石桥。石桥连接的宗教场所虽然香火依然兴旺，但更多是一些中老年人前往教演寺与总管庙，出现的年轻面孔更多是前来驻足与参观。而在古运河流水旁的里外巷埭，流水一直伴随着巷埭里的居民生活了一代又一代。到了 21 世纪的现在，里外巷埭已经失去了过往商业

繁荣异常的景象，更似一个集贸与略显破旧的生活区，巷埭内的茶行、丝行、药材行等店铺早已被现代小商铺、小饭馆取代。传统的丝业仅在一家养蚕的农户家得以看见，民间桑蚕业的衰落由此可见。坐在巷埭长廊里的当地老人日常打打麻将，安逸的氛围已经与当年繁忙的商业码头不可同日而语。

据了解，现代获港的年轻人上学一般就会到镇上或者区里市里就读，上大学工作后更是会前往周边的大城市谋求发展，现在留在村里的更多是一些老年人，年轻人要到过年过节才会回趟家，现在在巷埭活动的主要就是一些老年人，更是一个生活休闲场所。现代的获港人在现代生活的冲击下不可避免地面临城镇化发展的问题，人口的流动以及运河文化的衰落都让获港的小桥流水处于一种“空心化”的态势。

（二）阁楼厅堂及其现代生活

获港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这也是当地政府着重想要打造谋取更多效益的主要通道。获港村的村口，高大的现代新建的牌坊“获港”二字大气醒目，与“获水悠悠”牌坊二者均属于近些年修建。路边新修的观戏台其过往的戏台功能正在逐步丧失，台前已经成为停车场。村口金色的“获港村”三字是前些年瑞典王子罗伯特·章书写，据描述王子为章氏后人，其祖父为清末早期外交官，常驻瑞典，留有一子于瑞典，即为罗伯特·章之父，其父去世后母改嫁瑞典王室，遂拥有瑞典王子的名头。瑞典王子书写的“获港村”三字留在村口，也是获港宗族文化传承的一个象征。阁楼厅堂保留最多的南苕胜境现已无人居住，它的存在更是当地历史文化的记忆，被当地政府打造成水乡文化与传统儒释道文化的集中体现。在游客看来，更会有似曾相识与千篇一律之感。获港村的总管庙现今的宗教色彩已不浓厚，更多是村民休闲娱乐的场所，这里的小院落也是村里老年人聚集的地方。

村里目前老年人居多，“空心化”现象严重。另一方面，获港村目前的旅游开发仍不够全面，村委会将进一步完善文化展示，完成鸿远堂、三瑞堂、大礼堂、礼耕堂的布展，启动建设“百家微博馆”，以及在传统古村落的基础上提升活力，引入艺术家村落，培育文创旅游产业已经被提上日程。在地方政府以及村委会看来，获港村耕读文化、渔村文化是其最有开发价值与吸引游客的优质品牌，也是其正致力于建设打造的发展方向，在这一政治场域中，当地村口的牌坊、新建的“崇文园”石碑、装修过的“获港名人馆”被先后建立起来。在这背后，当地人记忆中的丝绸文化、运河商业文化、忙碌与悠闲的生活姿态以及村落面临的“空心化”问题，则被外部观察者们先后忽视了。

四、结 论

通过景观人类学的视角审视获港古村落的建筑，可以看出获港的古建筑是基于水乡出行与生活的需求建立起来的，其背后受到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的深刻影响。在佛道宗教层面文化的影响下修建了佛寺、道观等建筑；而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当地耕读传家的宗族文化以及相应的石桥、书塾与家族大宅的修建，中国传统的出世与入世的思想以建筑的形式在获港古建筑群交织。此外，特有的古运河文化给当地增添了独特的商业文化与丝绸文化，川流的运河给获港带来了巷埭繁荣的商行与码头，廊街建筑的形成都与之密不可分。但在时间的推移中，运河文化逐渐衰落，现代文化逐渐成为获港的主体，传统养蚕、巷埭码头商业也随之衰落。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耕读文化逐渐被素质教育取代，农村“空心化”问题也是当地头疼的问题之一。

而在外部观察者，比如当地政府、学者、艺术家、媒体等眼里，旅游开发、品牌打造、经济效益、学术价值、美学价值、地方影响以及宣传报道等方面更是他们关注的内容。由此，村口的牌坊、戏台被搭建起来，停车场的建立更是为了扩大更多的游客承载力。但在另一方面，当地人的生活与文化记忆却被忽视了。从一些老年人的口中可以得知当地人过往的生活方式，离不开茶馆、养蚕、休闲与养性。这些当地人的记忆却是外部观察者们无法观察到的，也是无法在千篇一律的现代文化与现代建筑中追寻到的。

综上所述，现代的获港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多注重的是现代生活，但在当地老一辈人的文化记忆中，保留的是修身养性

的生活态度、在茶馆畅谈人生的悠闲以及辛勤劳作养蚕缫丝的民间工艺。渔村文化的开发、旅游品牌的打造以及现代相应建筑的建立无可厚非，但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却忽视了当地人的存在，更多的视线放在物之上。当地旅游业的开发更多是由当地政府或者村委会大包大揽式承担，而当地村民参与其中的力度甚微。在今后的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应当摒弃诸多旅游景点开发中的通病，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不要以外部观察者的身份指点江山，要将开发保护的权力赋予当地人，让他们按照生活经验与记忆中的生活方式打造荻港村，将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人文荟萃的精神通过他们的手传递给下一代。通过更多年轻一代的参与与继承，荻港“空心化”问题也将得到缓解。此外，外部观察者与当地人的视角是不冲突的，“场所”与“空间”也是对立统一的。外部观察者比如政府与学者，同样可以逐渐理解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按照他们记忆中的内容以及生活经验更好地保护荻港村的文化遗产，这些都是值得旅游开发与保护深思的。

（作者单位：中共湖州市委党校）